

春秋家說卷三中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昭公

審于聽者惟同異之辨同異之精臧否乃正善聽古人之
言者知其有互形之詞焉知其有脗立之辭焉說春秋者
貴王賤伯王之貴以伯之賤貴之也伯之賤以王之貴賤
之也觀于伯而得王之貴因以貴王觀于王而得伯之賤
因以賤伯此互形之詞也王之貴貴于伯非僅貴于伯卽
無伯以視無伯之亂世尤貴矣伯之賤以王賤之旣無王
以視無伯之亂世伯弗足賤矣此脗立之詞也奚以明其

然也既無王抑無伯能賢乎有伯之世而足貴邪則君子之于春秋當其有伯宜冀其無當其無伯不靳其有何也如伯之賤亙古而恆賤如王之貴亙古而恆貴則終不願天下之有伯矣然而春秋弗然于有伯也固有奪矣尤有予矣于無伯也匪直不幸之也尤憂之而靳之靳其尙有也故蕭魚之會伯之終也宋之會趙武自絀其伯以讓楚號之會楚抑晉而列之諸侯晉欲救莒而不敢自尸天下固無伯矣而春秋弗忍焉以昔之伯伯晉惟恐中國之無伯也則春秋之不幸無伯而弗賤伯于無王之日聖人之情亟矣夫聖人豈于其所賤者而爭之必有哉故曰伯之

賤以王之貴賤之猶夫王之貴匪徒以伯之賤貴之也王
至貴也伯非至賤也君子之所尤賤者□□而主□□大
夫而主天下狙詐興滅亡相并處士橫議封建大裂之天
下也故三晉陳恆賤于五伯秦儀衍軫賤于巨室陳涉項
籍賤于處士劉淵石勒賤于匹夫當其賤思其貴當其尤
賤思其所不貴君子之情也執一切之見不審于互形觴
立之微言臧否亂世教不立天下無統讀君子之書而趨
入于惑不審而已矣

王之既衰伯之未興人競天下惟力是求伯者亦以此而
起齊之未伯先求之乎紀陽譚遂晉之未伯先求之乎霍

魏虞虢以此而伯亦以此忌天下之競求而懲之故伯事成滅國取邑之事爲之衰止魯襄之中年晉不得志于楚魯于是乎取邾晉伯已失魯于是乎受邾莒之叛邑爭鄆滅鄆猶夫齊晉之未興莫之懲也而晉亦不思其言曰疆場之邑一彼一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舉魯一國而他國可知已夫伯以相并而成王之蠹也伯成而天下莫相并王之救也晉則已失伯矣魯亦大東之巨邦也始于蠹終于救安在其不可望魯以齊晉之事哉晉之言曰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是已虛左延魯而授之主惜乎魯之無以堪此也周禮在魯魯可以王而不能晉委其伯魯有其資

抑可以伯而又不任昭非其主也季孫宿有雄心而不受
命也彊魯以自彊宿死意如踵之則惟恐魯之不弱也嗚
呼趙武之欲竊晉也替晉以自保宿之欲竊魯也彊魯以
自張弗之獲已宿其猶賢乎武替晉以自保外媚齊楚而
惟私是求不競物者物不競焉而趙氏安坐以收晉宿彊
魯以自彊見忌于齊晉而意如又墮其功內外交詘無不
詘也季乃終以不得于魯謀益工者術益下武之盜晉胙
篋之偷而已矣惜乎季孫之可以乘之而終弗能乘也
中國于夷狄弗言戰晉戰楚齊戰吳猶言戰者□□□□
也非□□則不言戰不使□□之得□□□□也與□□

則□□□不能□□則隱其戰公追戎于濟西□□□□
僅書其追所以□□□□□□□□也戰者交綏兩可爲敵
而不相下亢詞也□□□□而冀其自彊譬之射虎者不得
虎則不足道故□□□□□□□□不能敗之抑不足道矣
書敗者誼詞也是故知□□□□□□□□殄之不爲不仁欺
之不爲不信斥其土奪其資不爲不義苟與戰而必敗之
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謂仁欺以誠行其所必惡之謂信斥
其土則以文教移其俗奪其資而以寬吾民之力之謂義
仁信以義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故齊晉之伯成
于制楚春秋許齊晉之伯則因其制夷齊□□□□救邢

衛故許之于召陵□□于箕于攢囿于交剛于大鹵滅
路甲氏伐虜咎如滅陸渾故始許之于城濮終猶不奪之
于平邱許以伯而後□□可許之治也□□不得以
□□者宋襄無□□□而僅爭于楚則事以敗而春
秋弗許成敗之際予奪之宜因其序而已矣春秋之許晉
也匪徒許其制楚雖通吳而猶弗奪也逮趙武之失伯帥
諸侯以長楚而猶弗奪也晉之通吳下楚猶賢于宋襄之
爭楚或□□或無□□成敗判予奪分內外輕重之
辨大矣□□于大鹵□□□□大苟吳之功以畱
晉伯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宋襄秦楚不與焉此其大焉

者也

事有微而淺言之知者弗爲也事有顯而深索之信者弗
尙也正乎罪而求出之仁失而愚也不正乎罪而求人之
義失而賊也夫仁不愚義不賊知不迷信不貳君子以此
學乎聖人不遠矣故君子之治春秋考同則知異觀異則
知同同異之閒微顯以別正天下之功罪無出入之失不
苟求深以矜異而傷仁義故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吾弗爲之矣聖人之教如日有明正受其明則有耀矣非
明之藏無事于燭繼也公薨不地則知其弑知之者以非
弑之必地也吳楚之君不葬則知其僭知之者以非僭則

卒必葬也于其同得其異于其異知其詞之微微斯不可
率然而淺求之雖索諸隱非索隱也聖人之教如日有陰
霽耀有顯微而終不舍日以求之故曰非索隱也列國之
君弑則書弑卒則書卒惡莫大于弑君聖人之所尤懼聖
人之所尤閔亦莫大于弑君懼之甚閔之甚則雖有他故
不暇以分其專治惡莫大焉刑莫重焉則正乎罪者之不
可佚不正乎罪者之不可陷天討所臨雖聖人莫敢易也
以此求春秋之旨如日中天無隱待索含麗日之耀炳燭
以求明熒而已矣故我知趙盾之弑其君夷皋而不知其
他也我知許世子止之弑其君買而不知其他也我知鄭

髡頑楚麋齊陽生之卒不以弑而不知其弑也如春秋之
教求聖人之旨且患弗得而曲爲之說坐非弑者以上刑
縱弑者以末減立怪幟標隱旨以熒天下不足爲功于春
秋無亦其罪人爾與謂楚麋之弑也孰弑之謂虔也虔而
賊賊不足以爲君矣齊商人之賊而君齊人君之也楚子
麋卒公子比卽出奔比歸虔卽受刃比之不臣虔皎如白
日也比不臣虔虔固賊而非比之君雖遲之十二年之餘
比可以爲麋而討虔乃春秋書楚公子比弑其君虔則不
與齊人之弑其君商人者均而虔無州吁無知之罪明矣
爲怪說者弗獲已而苛求于比責以高世獨立之大節曲

成乎虔之果弑炆精覈之知述于後世而俾以世迷嗚呼
安所得舞文之知以治春秋至此極也趙盾賊也而曰見
忠臣之至許止梟獍也而曰見孝子之至髡頑自瘡麋自
疾陽生自天而加大惡于臣子以他爲之辭必如是以學
夫春秋不如其無學之愈矣何也仁愚則戕仁義賊則賊
義知鑿故惡于知信不足有不信則以叛聖人而熒天下
之大經誠不如其無學也

世子與于覲會之事下其君之禮一等宋公也世子下視
侯也申之會降乎小邾而從淮夷楚滅宋矣故禮者自理
者也自愛人斯愛之自敬人斯敬之希人之愛而恃足以

當人之敬是以愛敬任之人也苟任之人愛與憎敬與慢
莫能必矣夫任人者莫之自必而況于匪人者乎宋之盟
虢之會導晉以諸侯授之楚宋之爲也昔者楚與晉爭伯
而恆阻于宋楚以之兩爭于宋宋困而不爲下楚乃以疲
楚故重宋急宋宋一旦折而合于楚且爲之大致天下之
諸侯是足以當楚之重矣足以當楚之重敬可恃也楚所
不欲弭者兵而姑與晉弭之楚情見矣晉持其北吳蝕其
東不弭于晉弗能東向而治吳也輯晉以得諸侯乃大會
而馳師于江介楚懷此亟矣懷之憤盈而重爲之辭探其
意成其欲緩其北顧併其東力乃宋成之也宋爲楚舌而

利導其心愛可希也乃楚既合晉而宋固爲弁髦矣楚大
得諸侯而宋亦腹毳矣楚探宋希愛恃敬之心而情盡于
宋矣故恃焉而不敬希焉而不愛世子與于會而不敵附
庸之小邾此奚怪哉且非徒敬之弗可恃愛之弗可希也
楚得徐滕頓胡沈郢而賓淮夷是叩宋戶而奪其鍵也愛
不足則憎仍之敬不足則慢先之微楚虔之死宋將不有
其國求如昔者之兩受圍而將不得兆先見矣希愛者得
憎恃敬者得慢偷安者得危天下莫賤于偷此之謂矣且
夫楚之重宋也惟不得于宋也其不得宋也非宋之固能
寡岸也楚越陳蔡鄭許頓胡滕郢而攻宋則力窮于遠馭

晉且必爭而久頓師于宋則情憊于孤懸將欲北收宋而
吳睨其東則勢危于中折夫既已合晉制吳而東諸侯之
惟其命矣順其脰味以啄宋猶右臂之伸也故幸而吳之
不易舉爾晨下吳而夕軍宋晉不能收已渙之諸侯以與
爭敝宋而返席卷陳蔡鄭許以北疆河上申之會楚人之
欲天下之勢已大概見矣其馳騁也將自宋始故慢之憎
之蔑其班序以挑之于是而宋始有悔心故自是以後宋
日遠楚而不敢親昔以恃敬昔以希愛惟恐不得也迨乎
不得以履危機則雖施之以愛敬而不敢受夫至于愛不
敢希敬不可恃大爽其初心而後悔貿貿者之恃人以自

喪也不亦哀乎是故君子以自不敢慢而敬人非敬人以
恃其敬也自不忍薄以愛人非愛人而希其愛也不恃敬
天下不敢慢不希愛天下莫能憎忘天下之愛敬而天下
歸之事不相待而道成焉取之已而已矣乃君子之爲爾
者將矯持天下以逆操其情乎而抑非也自敬者非其亢
之謂敬其天而已自愛者非其吝之謂愛其道而已天以
臨天下弱不茹彊不吐也道以撫天下來不暱去不驚也
天之所秩因尊以尊之而已不卑天之所叙因親以親之
而已不孤君子之所尊親者以其類君子之類無小人天
尊之矣□□□□□□□□天親之矣類斯同同斯順順斯

辨辨則拒非其類而不嫌于異異斯攻攻斯服故君子希
道以恃天而天下服惡知天下之愛憎與其敬慢哉小人
之附于道也不然以道見重不見道而惟見重見其重不
復見道知以人不知以己見其重因而任之知以人權去
于己而人司之名喪于前實毀于後毀焉而後悔困之動
悔有悔也宋之不終戴楚而存也毀焉而弗悔且聽命于
人以自傾蒙之見金夫不有躬也陳蔡頓胡沈許之終于
亡也貞淫之幾存亡之致豈不辨與故曰天之示人顯道
惟彰君子不謀吉而吉无不利無已抑凶而不咎天祐之
矣

申之會不殊淮夷傳曰在會之諸侯□□然則齊魯衛
曹邾莒免于□□會于號弗會于申以爲猶賢矣齊委賊
于楚而假之討魯固且亟覲于楚而衛曹邾莒可知已其
得免者弗獲已而猶知避乎大惡剝三之所以无咎也陳
蔡許之役于楚舊矣頓胡沈弱而不足以國滕小邾從來
者也然則申之會春秋所亟擯者宋鄭焉耳乃宋鄭之合
楚也于是而甚其離楚也亦于是而始兩伐吳而不與從
會乎厥慙而不疑復之初曰不遠復无祇悔爲復之初不
尤賢于剝之三邪而又何□□夫知人之慧與德人之知
有近似者矣知人之旣知亦反而合諸正也反合乎正殆